

# 职场剧如何让观众不弃剧？把握类型乐趣

——从近日播出的《纵有疾风起》遭到差评说起

桂琳

新剧《纵有疾风起》聚焦公关这一职业，明星演员云集，服化道和拍摄也十分精致，本来是制作方寄予厚望的一部大剧。但从播出的效果来看，不仅很多观众不买账，看过前面几集就弃剧，有的观众甚至发出了“国产职场剧就是一个笑话”的尖锐评论。

“笑话”固然以偏概全，但国产职场剧近年来少见爆款却是事实。考虑到职场剧本应是一个有巨大潜力和发展空间的优质类型，我们有必要回到类型影视的本质，来讨论国产职场剧的可能与瓶颈。

## 类型乐趣才是类型影视的根本吸引力所在

著名类型研究学者里克·奥尔特曼认为类型影视的本质就是其具有文化二元性，既能够带领观众超越某种文化禁区，从而达到释放文化压力的效果，最终又会回归到文化规范之中。这正是观众被类型影视反复吸引的重要原因。基于这种文化二元性理论，他接着提出了“类型乐趣”的重要概念。

类型乐趣就是指类型影视中带有反文化特征的类型元素，往往意味着过度和越规。不同的类型会提供不同的类型乐趣，比如黑帮片中的暴力、间谍片中的阴谋、爱情片中的激情、冒险片中的危险等；如果采用跨类型的话，还有可能调动多种类型乐趣。通过类型乐趣的操作过程，类型影视既能够让观众获得与现实生活的循规蹈矩相冲突的反文化体验，在最后阶段又可以通过道德和情感表



明星演员云集的《纵有疾风起》开播后遭遇了观众的“差评”

达将观众安全地带回到社会价值规范之中。前期类型乐趣的表达越充分和成功，最后的回归过程所带来的感染力越强烈。

可见，准确和熟练操作类型乐趣是实现类型影视对观众吸引力的重要途径。不同的类型影视需要考虑不同的类型乐趣。一些经典类型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就是因为对各自的类型乐趣有充分的自觉，并不断在类型影视实践中锤炼和发展。很多有经验的制作者不仅积极探索新类型的类型乐趣所在，也会通过借鉴经典类型中成熟的

类型乐趣为自己带来成功。

前几年泰国青春片《天才枪手》的成功就在于创造性地进行了类型乐趣操作，将间谍片的惊悚类型乐趣加入到青少年考试作弊情节之中，将作弊过程拍得惊心动魄，扣人心弦，构成了此片的最大吸引力之所在。三次作弊场景占了影片三分之一多的时长，而且三次作弊“任务”一次比一次难，对女主角的作弊能力要求越来越高，挑战越来越大，第三次作弊场景更是巧妙地采取了“最后一分钟营救”的电影创作经典手法。这样设置情节的目的就是不断加强观众的惊悚感受，让观众在观看女主角高超的作弊技巧中体验到极大的快感。在最后15分钟，影片通过道德重建进行反转，观众既享受了类型乐趣，又最终安全地回到了社会道德的规范里。

## 职场剧的类型乐趣到底是什么？

职场剧实际上属于一种都市题材新类型，主要内容就是不同职业的职场人物和职场故事。医生、律师、教师、警察等具有社会服务性质的职场故事一直都是职场剧的热门选择，而随着

# 《浮图缘》：古装偶像剧的现代意识内置趋势与悬浮表现

张明浩

近日，以另类方式讲述甜宠爱情的古装历史权谋偶像剧《浮图缘》较受关注。该剧将现代意识内置于历史故事之中，同时又具有古偶创新性；选取轻喜剧的叙事方式，对大众常常不太接受的宦官题材，讲述具有奇观性的宦官与朝天女才人相爱的故事。

但该剧也表现出近年来同类作品的创作不足：传递的现代精神过于“悬浮”，消解了历史本来的厚重。

## 故事世界架构的现代意识

古装历史题材类偶像剧常常采用架空历史、重构规则的方式讲述故事，比如近半年里播出的《梦华录》《卿卿日常》《浮图缘》都是立足于某一朝代或以某一朝代为载体重新搭建“朝代”，重新架构“世界规则”。

遵循“朝堂叙事”，又在其中内置“现代意识”是此类作品重要叙事方式。因为“朝堂”“权谋”等元素，以及历史人物的“进阶史”等本身便充满着奇观性。基于受众对历史的想象、期待，此类作品往往按照观众熟知的朝堂记忆，重新搭建起新的一套“朝堂规则”，并在“规则”中加入现代意识，同时满足受众的历史想象与当下期盼。《浮图缘》中，故事发生年代的制度（如朝天女祭祀、皇位继承等）不具有现代性，但人物所期盼、所想要努力搭建的“新制度”却具有现代意识。肖铎力图调整封建权力体制，尝试搭建一种官民一体、监督制衡的新制度；步音楼反抗封建伦理，追求男女平等，借助皇帝倾慕自己的机会，尝试改变朝天女体制。

与之相同，《梦华录》与《卿卿日常》的叙事原动力即人物行动的最终逻辑也是追求一种“制度的现代化”。

## 故事主人公的现代精神

近年来，诸多涉及朝堂历史权谋主题的古装偶像剧常常设置具有现代人格意识与现代精神的主人公，迎合当下受众群体。相对于《步步惊心》那种穿越到古代的现代人被历史裹挟并被迫顺应朝代的角色设置，以《浮图缘》为代表的古偶剧中的主人公，则是作为古人却主动选择成为了觉醒者与启蒙者。

主人公的现代化在直观上体现在他们的生活观、认识观、语言行为及恋爱观上。在《浮图缘》中，步音楼拥有浓厚的主体意识与个人生命观，在诸多朝天女顺从祭祀时，她将“营救自己”坚持到最后一刻。她具有置换权力关系的能力，她在被迫住在浣阁王府中、被迫住在皇宫、被迫守灵、被迫与皇帝暧昧时，都能够时刻掌握主动权，看似被迫的处境，其实都是她用权压权以自保的结果。她具有及时行乐的现代生活观，比如

职场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职业进入到职场剧创作之中。

从职场剧的内容可以看出，这一类型的核心类型乐趣应该更偏向于谋略、悬疑和惊悚等智性乐趣。大家比较熟悉的间谍类型就可以算作职场剧类型的极致版本。观众喜欢看间谍剧，主要就是被其中的斗智斗勇和危险紧张深深吸引。所以，这一类型的制作重点就应该放在情节设计上，努力学习悬疑和惊悚等经典类型中的情节设计技巧，将职场故事中的智性乐趣充分发挥出来。在观众充分享受到智性乐趣之后，可以通过情感与道德表达再将观众带回文化安全地带。而且往往智性乐趣展示得越充分和让观众过瘾，作为画龙点睛的情感与道德表达反而会带来更大的冲击力。

按照以上分析，我们就很容易发现《纵有疾风起》的问题所在了。

首先，这部剧由于对职场剧的类型乐趣没有自觉的意识，在情节框架设计上就出现了致命伤。剧情虽然在情节设计中埋伏了女主为父报仇智斗业界大佬的情节，而且女主在故事开头就做出了完全毁掉男主事业的惊悚举动，观众迫切想了解的是这背后的隐情到底是什么？剧集此时就应该坚持以这一复仇作为情节主线，着力在解开这个谜团的悬疑和惊悚的智性乐趣营造上。将女主的智慧与胆识作为表达重点，整个剧集反而可能呈现出比较合理和有吸引力的类型乐趣。最近热播的以女主复仇为情节主线的韩剧《黑暗荣耀》就是个很好的案例。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该剧接下来的故事却又完全抛开这一主线，逐渐滑向了爱情喜剧的套路，以温情和闹剧来处理男女主关系，上演拉扯不清的爱情甜蜜桥段。这不仅让观众从剧集一开始就建立的类型期待完全落空，更是完全不符合观众的认知逻辑和道德感受，从而让整个故事情节变得极其不可信，观众完全无法进入剧集，这是直接导致很多观众在剧集开始不久就弃剧的根本原因。

除了整体情节框架设计的根本性错误，该剧的几个公关案例剧情设定也有很大的问题。首先，制作者似乎并没有花太多的心思选择和设计这些本属于职场剧情节的核心内容，并努力将这些公关案例拍出悬疑感和惊悚感。其中选择的公关案例基本属于没有太大难度的常规公关事件，这本身就很难激起观众的智性乐趣。加上主创没有精心铺陈和设计事件的解决过程，而是花大量的镜头展现主

人公的情绪状态，尤其是成功后的情绪状态。主人公越是随随便便就成功，观众就越会觉得剧情乏味无聊。

其次，由于大情节设计上的根本问题，爱情喜剧不断破坏和挤压着职场情节本应有的悬疑感和紧张感，甚至出现了很多情节硬伤。以第二个包装农民企业家的故事为例，剧情为了表达男女主的爱情甜蜜，竟然将公司之间的价格竞争等商业秘密随便公开，而且随意编造已经与一家公司签订了商业合同，又接受其他公司的商业服务这些明显有问题的情节，导致剧情漏洞百出。

《纵有疾风起》的情节设计问题其实并不是个别，最近几年的国产职场剧被观众诟病非常多的打着职场剧幌子谈恋爱，过于滥情等问题，根本原因都在于制作者没有能够对职场剧的核心类型乐趣这个重要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更没有将制作重点放在如何设计情节以激发出悬疑、惊悚和谋略等重要的智性乐趣上。

除了《纵有疾风起》这样问题较多的职场剧外，即使是近期口碑比较好的《风吹半夏》同样存在相似的问题。剧集绝大部分的精力都花在了情感营造上，三个创业伙伴的友情，几对情侣的爱情确实也表达得很好，大量的时代流行金曲也很好地发挥了为情感造势的作用。但无法掩盖的是，剧集对许半夏创业史的情节设计依然十分薄弱，缺乏吸引力。许半夏三次最重要的创业经历只是在展现女主人公的决心和意志，还有朋友和爱人对她的不离不弃，唯独看不到她的智性能力和复杂的运筹帷幄过程，不仅观众无法得到智性乐趣的满足，而且也导致作品对1990年代的创业史只能进行景观化展示，无法深入到时代的肌理，这部剧集最终只能算半部好戏。

总而言之，缺乏类型自觉，没有真正找到属于这个类型的类型乐趣所在，已经成为制约国产职场剧发展的根本瓶颈所在。制作者需要从类型本质上去思考问题，在设计和操作职场剧的核心类型乐趣上下大功夫，才能产生真正让观众喜爱的作品。当然，类型乐趣并不是一种刻板教条，在把握住职场剧的核心类型乐趣后，完全可以通过类型乐趣改造或者合理的跨类型乐趣结合，进一步产生更多有新意的作品。但能否把握住一个类型的核心类型乐趣所在，则是它能够立起来的基础。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学院教授）

# 可惜被辜负了 点燃美育的初心

月白釉

艺的叹为观止，试着围绕画作呈现更多不同见解的碰撞，把理解与思考交给观众，如是出发点，与艺术的特性不谋而合。对于艺术的评判，素来没有标准答案。从百余年前杜尚其名曰《泉》的现成品小便池开始，进入当代艺术史的多少名作至今毁誉参半。况且，市场，构成评判美术作品的重要维度。这与喜不喜欢它、想花多少钱将它买下有关，哪有那么多道理可以追问。

就这层意义而言，《会画》有过不少支棱起来的片段。选手初登场时，策展人穿梭于开放式作品展示现场、开启双向选择的过程就颇令人玩味。抱着“我先了解一下”的心态，李诞在一幅波普画前坐下，借圈地回问者李欣：“为什么不能从网站上下载这样的一张壁纸把它打印出来，而非得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上千万买一幅你打印的呢？”简直是观众的“嘴替”了！李冰冰对周明德作品《此山中》“一见钟情”。她并不知道这位画家在当代水墨领域已小有名气，只朴素地说出喜欢的理由：“这幅画让我很安静。它的这种静美，自然而然地矗立在那里。”为了争取这位画家加入自己的展位，她与画家套了40分钟近乎，听他谈艺术、聊人生。这种一点一点对于艺术的靠近，是颇能与大众共情的。

围绕“名画之中”命题展开的画作比拼中，每幅作品邀请四位擅长不同画种的选手上前观摩给出“留下”或“离开”的建议的节目设定也很有意思。有着不同经历、学养、见识、思维的画家每每意见相左时，都能带来一些富于启示的话题。其中针对顾天予以陆蓉之为主题的一件玻璃艺术作品，画家本人与另一位选手苏杭甚至以一场激烈的battle贡献了节目的“高光时刻”，引出艺术品和工艺品的界限在哪里，以刀痕画当代艺术史的封塔塔不算艺术家等一连串探讨。这种聚焦专业层面的“互撕”很过瘾，对观众而言也是一种“补课”。

呈现艺术作品的多元创作可能与多样评价标准，本该成为《会画》的“王牌”。可为何节目中那些支棱起来片段没有被大众观众看到，并转化为正向的口碑呢？这其实在于，节目把挑事儿或无厘头的剪辑，以及选秀式花头的叠加，未免太多了，以至于节目的核心——引领大众如何欣赏一幅画，被大大削弱了。

例如，60位选手的初亮相中，不少“盛世美颜”带来的画作成为主角，然其作品本身却很可能经不起此等“优待”。演员出身的王振宇在被告知自己的画作《背影》在选手互评环节得到好评，并且始终没有策展人在他的展位前停下脚步时，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他那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在镜头里的确让人心疼。这时，陆蓉之给了他阐述创作理念的机会，并送出一张宝贵的邀请卡。事实却证明这幅《背影》的苍白无力，它几乎完全照着一幅收录的新闻图片而创作，作者竟声称画中人是自己的爷爷。

又如，第四期节目高度浓缩，打包了李冰冰、张智霖、李泉群三位策展人主题展位展览过程，涉及的作品多达30件。限于时长，很多作品（甚至不少是入选作品）在观众面前一晃而过，不得不沦为背景板。其中，给李泉群组的展示时长尤其少得可怜，总共只有十多分钟。而在紧接着的第五期中，节目又一反此前惜时如金的风作，用一整期时长宣布30位入选画家的大众排名，以及让观众围观画家们玩起掰手腕之类的无聊游戏，简直是把花架当成了正片。

由此看来，观众最终对于《会画》的失望，并不真正在于其呈现的画作集体“塌台”，而在于节目组自作聪明的“加戏”，没有将聚光灯对准那些真正值得被探讨的画作以及由此激起的美学火花上。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还有不少围绕《会画》的槽点，其真正是当下艺术行业现状的折射。观众在吐槽节目的同时，若能借此对真正的艺术圈进一步的了解，笔者认为也是其价值的另类体现。

借鉴摄影作品而进行的绘画创作，难道不是抄袭吗？节目中，陈朗慕的油画《重现的城市》因被眼尖的网友指出与一张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美国的黑白摄影作品如出一辙而引发巨大争议。在艺术圈，抄袭早已见怪不怪，尤其近年来艺术市场趋火，抄袭成为一种通往名与利的捷径。况且，借鉴、挪用等说法素来与抄袭纠缠不清，这让抄袭的被认定并不容易。而如节目中选手参考摄影作品进行艺术创作，更是现实中很多画家的习惯性操作。当然，可能其最终呈现效果与摄影作品并不完全一致，像是《重现的城市》相比它所参考的摄影作品，多了色彩以及背景。

衡量一幅画作的价值，画得好不如说得得好？观众发现，《会画》中不少选手都口才了得，简直像从脱口秀录制现场“乱入”而来，不少画作初看平平无奇，一经画家本人解释，境界顿时提升。例如，以一棵果树为主体的《因果》，是游波以李诞为主题的创作，据说画的是木子“李”“诞”生的果实。陈十三用三种字体创作了以李冰冰为主题的涂鸦，据说融入李冰冰的不同角色。事实上，当艺术进入当代阶段，阐释的确成为重要的环节，思想性决定了艺术作品的灵魂。甚至有人认为，当代艺术的本质就是观念，也即创作者为作品注入的想法，至于绘画技法等技术手段，反倒是其次的。不过，高明的当代艺术创作，理念不是附会的，其思想内涵往往与作品本身浑然一体。

总而言之，笔者对于《会画》是怒其不争。艺术垂直类综艺无论如何创新，其内核应仍是对专业特色的诠释。亲民不等于娱乐至上，当选秀式的浮躁与喧闹，盖过美学灵光的碰撞与激荡，观众是感受不到心灵被滋养的，这档节目口碑的崩塌在所难免，也给今后同类节目的创作敲响警钟。



《浮图缘》讲述了具有奇观性的宦官与朝天女才人相爱的故事

缘》中，宦官推举空壳皇帝这一历史时刻，是应该浓墨重彩、真实渲染的，但该剧绕过了如何进行权力制衡使“灯笼王爷成皇上”这一背后的厚重故事与深层逻辑，转而将宏观历史服务于人物恋爱。此种躲避历史的创作方式，需要警惕。历史需要正视，触及历史真相的部分需要呈现，否则，此类作品只会成为浮萍，如过眼云烟般虚无缥缈。

此外，尽管此类剧集追求现代观，但无论其中涉及的是平等还是女性独立等，依旧是建立在封建强权之下，看似现代化，实则里面的人还是制度规则的裹挟物。比如《梦华录》中的赵盼儿是依靠权力才得以实现独立，《浮图缘》中的步音楼也是依靠权力才得以存活，《卿卿日常》中看似具有现代意识的六少主与微微也是借助于身份、权力而实现体制革新。

需要承认，此类剧集无论在制作上，还是在创意、剧情逻辑上都较为用心，值得肯定。但我们仍需思考：历史是否应该如此现代化？若只是借助历史的壳，讲一个发生在任何背景下都一样的故事，舍去历史的厚重，而过于追求迎合现代受众群体的“伪现代化”，这无疑是在消解历史，娱乐历史。既然选择历史作为背景，那便应承担起该有的“古”之责任。